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才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辈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者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

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品。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

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qq.com。



才子与佳人

万洪勇

才子与佳人,真可比作双璧,原本就是一组美好意象,是情感世界里的古董珍玩,是精神世界里的琪花瑶草,几千年来香不消、价未掉,可说是行市坚挺,金声玉耀。

而才子之霜操雪守,处而不污,佳人之冰清玉洁,出而不染,则人所难见,人亦有所不赏。然而,这也正是才子佳人最为难得之所在。

然而,才子佳人之间却非易得。佳人缥缈,“瑶姬一去一千年”;才子困顿,“长安棋局不胜愁”。

上忧,马上愁”。而在男人主导的专制社会,妒杀才子大概也就成了人们一个不大不小的嗜好。

才子贵在有才,必当文思泉涌,援笔成章,才有五斗八斗之称,诗有斗酒七步之誉;佳人贵在有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自是不在书中交待,当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淡妆浓抹总相宜”。

才子情调高雅,生于豪门则有“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茶窗梦亦香”之类的富贵潇洒;生于寒门则有“樵薪花散携短策,倒胜仗门排画戟”和“头枕着莺声卧”、“怀抱青山坐”、“手曳着东风过”之类的贫贱风流。

离开佳人的日子,才子自然是“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抑或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直到“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日子委实不好过。

时移世易,江河不废;青山依旧,满目苍苍。到如今,才子佳人这对奇珍,恐怕也正应成为农耕时代的遗迹而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了。

才子之才貌、佳人之情色,人所共赏;佳人梦想佳人,女人渴望才子,遂成传统社会一种恒久的追求。

才子天性风流,有“高卧东山一片云”的豪气,有“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的胆气,有“花攀红蕊嫩,柳折枝条柔”的志气,有“画船一笑春风面”的运气。

才子最能识佳人之微,赏佳人之妙,深知“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已乱,已失春风一半”。

锦瑟年华



母亲

左同超

岁月深处 东大坳那一亩八分田 母亲起早贪黑 两腿插入泥土 站成一棵常绿的庄稼 手上的老茧铭记风雨过往 汗水与黄土 凝炼成艰辛与希望 小麦、玉米、山芋…… 堆放了母亲的富足

清夜,母亲刚放下日头又挑灯 听得锅碗瓢盆喋喋不休

父亲的烧火棍支起一缕阳光 我贪睡在温存中 呼噜声在为母亲奏乐

时光荏苒,我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只是锅碗瓢盆交响曲里 再也没有小麦、玉米、山芋…… 与母亲同时隐身在日子中 我经常念起母亲那一亩八分田 因为母亲的满头白发 根根扎进了我的心里

诗路花雨

印官

郑志玲

十年河东转河西,确实如此。这两天陈志心里那个乐,在镇里苦心经营了十五年,终于被提了干,官职不高,但权力不小——负责掌管镇里的印章。

来入愣了一下,将手里的材料递了过来。他拿起材料,直接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空白的地方说道:“这个地方需要村领导亲笔签名。”

他清静了清嗓子,拿起材料,又翻到最后一页,慢吞吞地说:“申请材料上,这个栏目不能写得这么简单。”

有村民的联名签字不行,还必须有纸质材料证明。”

走马上任第一天,就有熟人来找他了:“大志啊……”来入将一只四角都磨得黑皮包放到桌上,“吱”的一声拉开拉链,拿出一份材料。见陈志没言语,来入局促地站着,将腰又往下躬了躬,几乎要成90度;“陈……陈主任,这是咱村里审核通过的特殊补贴申请,现在就差您大章一盖,老偏头就有救了。”

第二天,陈志刚到单位,就看到昨天那位请求盖章的人在办公室门口等他,实在无法躲避,他沉着脸走了过来。来入一见,立即迎上来:“陈主任,村长签好名了。这下可以盖章了吧?”

“这样写,申请理由就不够充分。”他又看了看材料,“这个地方只

来入无奈,只好嘟囔着走了。隔天,来入将证明材料放在他面前,兴冲冲地说:“真是老天有眼,我们从老偏头的百宝箱中找到了他当年的嘉奖令,这下可以盖章了吧?”他看也不看,说:“他本人不来,这章是不能盖。”



七律·诗刊书院学毛诗

卢晓泉

革命英雄主义诗,诗刊书院卅年丕。直前勇往铁流注,百代崇高峰造机。谦学谨慎悔迎逆,昂扬豪迈福何悲?四条自信求臻善,文化源泉尽美滋!

作者自注:诗题中的诗刊,指《安东诗报》,书院指淮浦中西书院诗人作家教学部,此二著皆为县文广新局诗社主办。

安东诗苑

浅评萧红《后花园》的环境描写及人物形象

陈莹

萧红的世界始终是寂寞的,可她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从年少出走,到辗转于男人中间,从来就没闲着,她深怀着对寂寞的恐慌,想要从男人的世界获得心理的安慰和心灵上的皈依,然而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

后花园越是热闹,越衬托磨信的寂寞。他,才三十多岁,却已经像个老头,他没有朋友,季节的更换,四季园子里景色的交替改变,自然界的风霜雨雪,这一切和他一丁点儿的联系都没有。

“后花园五月里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云豆、冬瓜、西瓜、西红柿,还有爬着蔓子的傻瓜。这傻瓜秧往会爬到墙头上,而后从墙头它就出去了,出到院子外边去了。就向着大街,这傻瓜蔓上开了一朵大黄花。”

他,只是模糊的活着,就知道拉磨。后花园红的绿的绿的紫的紫的黄的黄,会飞的飞会叫的叫会跑的跑,都和他无关。他拥有的只是无限的寂寞和冷清,以及漫长的黑夜。

后花园,看似喧闹得不得了,其实到底是寂寞的,那是一片动植物无比自由、快乐、疯狂的世界,然而,在这片疯狂的表象之下,生活着一群寂寞的灵魂,一群苦命的可怜虫。

他妈死了,他回去送葬回来,继续过着磨信糊口的营生;他心目中的女神嫁到远方去了,他痛苦悲伤了一阵子,又埋头过着那种黯淡机械的日子;女孩的母亲要到女儿身边去,他送走唯一和他心爱的姑娘有关的人,抑郁难过了一阵子,继续过着昏暗的没有尽头的模糊而无趣的岁月。他的远方,就是女孩母亲和马车在天边变成看不见的黑点,直到完全消失,只剩下一条大路向着蓝天爬去……

磨信冯二成子,就是生活在后花园里典型的一个孤独的灵魂。丝瓜的藤蔓爬满了磨房后面唯一透亮的一扇窗,使得磨房阴森森、黑洞洞。冯二成子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死寂的磨房里消磨着生命里的每一天。

他也有过自己短暂的一段私生活。和一个与他有着相同的悲苦命运的寡妇同居了。他们的洞房就是在晴天看见光亮、雨天满屋子下雨的磨房里拉上一块白布帘子。不久,寡妇死了,再不久,孩子也死了。

如果说他没有过诗,那也不是对的,王姑娘就是他的诗,但有和没有对他来说是一样的,王姑娘长着葵花一样的眼睛,在他眼前忽闪忽闪的,他是压根儿连看都不敢看的,更不要说用心去想和喜欢了。虽然王姑娘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他眼前,但他的感情却像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王姑娘会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还活着,平平静静的,只不过磨房换了主人。夜深,他的梆子声一定更加爆豆似的!在荒凉的梆子声里,我仿佛看到了萧红那一双凄凉而无限哀怨饱含泪水孤苦无助的眼睛。

从磨房看这园子,这园子更不知鲜明了多少倍,简直是金属的了,简直像在火里边烧着那么热烈。可是磨房的磨信是寂寞的。”多么鲜明的对比,

书苑折枝

小说天地